

# 鋼琴王子

## 亞特·魯賓斯坦 (上)

· 余廉 ·



Rothschild

Artur Rubinstein

走出舞廳，所有的聽眾都一致起立爲他鼓掌；而當他彈罷蕭邦的「波蘭舞站」的最後一個和絃時，他們更是掌聲雷動，掀起無比激烈的狂潮。他們站了起來，一同高歌「願君百年長壽」，並連續叫幕前後達十次之多。聽眾與魯氏本人，都經不住內心的感奮，結果喜極而泣，熱淚盈眶。這種動人的情景，在波蘭實不多見，祇有被選爲總統的前鋼琴家帕德斯基 (Paderewski)，才獲得過這種榮譽。

魯賓斯坦這樣受到波蘭人民的歡迎，固然是基於誠摯的同胞之情，但他在鋼琴方面的精湛造詣，還是他受歡迎的主要因素。波蘭是一個酷愛音樂的國家，音樂水準非常之高，尤其在鋼琴方面，更是極普遍的樂器。兩百多年以來，波蘭很出了一些極負名望的鋼琴家，如蕭邦 (一八一〇—一八四九)，李施蒂斯基 (Liszt) 一八三〇—一九一五)，帕德斯基 (一八六〇—一九四一) 等。而魯賓斯坦，更是我們這個時代中佼佼出衆的人物。所以音樂評論家雷克斯 (Tales)，特別讚譽他是鋼琴國度裏的王子。

一八八九年一月廿三日，魯賓斯坦生於波蘭中部的羅茲 (Lodz)。他的父親是一個手工紡織業商人，他是七個孩子中最小的。三歲的時候他就對鋼琴表現出濃厚的興趣，五歲就在華沙慈善音樂會中作首次的演奏。他的一個伯父，發現他有不凡的天才，於是寫信到柏林給當時最有名

的匈牙利小提琴家約欽姆 (Joachim)。這位小提琴家答覆說，不要對這心智未開的天才施以訓練，只要啓發他投其所好就夠了，並且希望能將他帶到柏林。

恰巧他一個姐姐要去柏林置辦嫁粧。於是魯賓斯坦便跟她一同前往。約欽姆與孩子會晤了兩個小時，起初頗懷疑他的天才，當魯賓斯坦一經表現之後，小提琴家便立即折服了。這是兩人的初次的晤面，不久魯賓斯坦又返回波蘭。這時工業革命的浪潮，正泛濫到整個歐洲，他父親經辦的紡織工廠，不幸也成了犧牲者。全家爲經濟所迫，便不得不五分十散。在他七歲那年，母親又帶着魯賓斯坦回到柏林。

魯賓斯坦回憶說：「約欽姆對我有些失望，因爲他希望我會成爲像他那樣的一個小提琴家。但我討厭小提琴——討厭得無以復加。當我五歲的時候，我拆碎了父親買給我的那個樂器。我就不喜歡那一個調的音樂。必須是有和聲與複音的」。說來這也是很奇怪的事，魯賓斯坦終生就不喜歡它。有時他與海斐茲或一些小提琴家們在一起，經常爲這個問題惹起論戰。他所持的理由是：「當作作曲家爲小提琴與鋼琴作曲時，總是鋼琴的份量重，這你就知道是什麼道理」。他又說：「莫扎特所寫的第一小提琴奏鳴曲，就是以鋼琴爲主小提琴爲從的；最偉大的音樂家們也都是致力鋼琴曲的寫作——如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鳴曲，蕭邦，舒伯特，舒曼，杜索西，勃拉姆斯，那一個不是以鋼琴爲重呢？再老一點的如史卡拉蒂，巴赫……也都是「一樣」。

約欽姆雖對他有些失望，但並未忽視了他的天才。他將他介紹給巴茲 (Heinrich Barth)。巴茲是彪羅 (Bulw) 的入室弟子，上承陶希格 (Tausig) 與李斯特 (Liszt) 的源流。因而小魯賓斯坦得承受了浪漫派的衣鉢，接受到正統的鋼琴教育。在九歲，約欽姆就邀魯賓斯坦爲他的四重奏作預演，這當然對他是一件很大的榮譽。可憐這孩子夜裏興奮得不能入睡，以致在演奏時常常打盹。他記得在貝多芬的四重奏的最後一次演奏中，竟然睡倒在鋼琴上。他被人推醒後，心中有說不出的羞恥和難過。

十一歲，魯賓斯坦就在柏林作正式的初演，演奏的節目是莫扎特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，由約欽姆擔任樂隊指揮。在名師的培植下，他果然一枝獨秀，傲視群倫，自是他在德國與波蘭，受到廣大的歡迎。十三歲時，他在華沙交響樂團名指揮家莫蘭納斯基 (Mlynarski) 伴奏下參與獨奏。後

來莫氏成了他的岳父，但那時他的妻子安妮拉尚未降世呢。

當魯賓斯坦十五歲時，約欽姆道他到瑞士拜會帕德茹斯基，在帕氏門下留住了三個月。爲了介紹這位傑出的少年鋼琴家，聖富當時會給巴黎的音樂會協會寫信說：「我預期他一定有一番輝煌的事業，總之，他沒辜負了他這偉大的姓氏。」所謂偉大的姓氏，自然是指十九世紀的鋼琴作曲家安頓·魯賓斯基 (Anton Rubinstein) 說的。事實上他與安頓沒有一點關係。魯賓斯坦曾不故的向人解釋這項誤會，但餐館和一般旅社欲時常演奏俄國作曲家所寫的「F調之歌」，以作爲向他致敬的表示。他辯不勝辯，也就只好聽其自然了。

一九〇六年一月，魯賓斯坦到達美國，在費城交響樂團的伴奏下，先後在費城和紐約作北美的初次演奏。但並未獲得成功，評論家們認爲他是一個「半熟的」音樂家，縱有天才和資質，也還未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。他自己事後檢討說：「我不再是一個天才，也不是一個藝術家。」這個十六歲的青年，初次懷着鐵羽的心情回到巴黎，進行他所說的「克服天才路上的障礙，與剝脫沒有成熟的外殼。」這時他對現代音樂發生了興趣——特別是杜賽西的作品。他與易莎伊 (Ysaye)，蒂波 (Thibaud)，與卡扎爾 (Casals) 一同作弦樂四重奏，並與法國當世最著名的激進派六大作曲家 (Les Six) 過從甚密。在這段時期裏，年青的魯賓斯坦吸收了不少的心得，對於心智的培養大有裨益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，他正留在倫敦。他懷着滿腔的熱誠，想加入波蘭義勇軍，不知爲了甚麼，竟沒有達成這項志願，結果他到法國總司令部任翻譯員。他是一個有天才的語言家，會說八國語文——波、俄、德、西、法、義、英、葡。在法國陸軍供職期內，他從士兵的信件中知道了德國人的殘酷，於是他立誓永不在德國演奏，直到今天他還堅守着這項誓言。

一九一六年，他到西班牙演奏，這是他第一次獲得空前的勝利。原定四場的音樂會一延再延，結果演出了一百二十場。西班牙人對他那有節奏的活力愛之若狂，將他比作西班牙名鋼琴家法拉 (Falla 一八七六——一九四六) 和亞貝尼茲 (Albeniz 一八六〇——一九〇九)。魯賓斯坦自己並沒想到沾人之惠，不過他的音樂確實感動了與會的聽衆。直到今天他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，仍然保持着最高的盛譽。

對於他早年的失敗和成功，魯賓斯坦看得很清楚。他說：「當我兒童時期，我有學習的鬼才。我能在一個早晨學會一首奏鳴曲，一天內就可以把握住它的精華。但我只是憑天才和興緻去作。過去二十五年中，我都是

在混混沌沌中度過的。我喜歡音樂，只是爲了作樂。」他從不肯一天化八個或十個小時的工夫在鋼琴上去練習。他說：「這在拉丁或斯拉夫國家是可以的，因爲他們從不去追究彈錯的音符。但在英國和美國就不同了，他們以爲化錢聽音樂，必須聽得夠本一點，所以他們從不錯過一個音符。」魯賓斯坦很坦率的承認，他彈錯的地方和安頓·魯賓斯坦一樣多。安頓時常說他在琴上漏掉的音符，足夠再舉行一場音樂會。

一九一九年，魯賓斯坦再度旅行美國。這次他受到熱烈的歡迎。美國最有權威的鋼琴評論家漢尼克 (Hunkler 一八六〇——一九二一) 說：「魯賓斯坦手指極敏捷……頓音，光耀而斬截……尤其他的左手更有不凡的表現，指觸甜潤優美而且有音樂氣質……總之，可以直追少數幾位有名的藝術家。」

但他真正在鋼琴方面下苦工，還是從一九三二年結婚後開始的。他說：「我開始覺悟到我的妻子和兒女，可能因爲我的罪惡而蒙羞。我不願在我死後別人對我兒女這樣說：『你父親本來可以成爲一個鋼琴家的』。我重新學習，辛苦的工作，盡量利用自己，立即有了成效。」結果他的琴技大增，對演奏的作品已觸及內部的核心，產生了絢爛的光彩，表現出深變的潛意。

一九三七年，他以實至名歸的身份，又再次訪問美國。他這次志在征服北美的聽衆，以建立他舉世不拔的地位。歐洲和南美洲，早已對他豎起了白旗，公認他是鋼琴之王，只剩下美國這塊地方，是他最後一拼的戰場。也許是他灌製的唱片作了鋪路的工作，美國人民早已對他有了不同的看法，是凡他所到之處，一律受到熱烈的歡迎。這個「新」的魯賓斯坦，不旋踵即紅遍了新大陸，而各大音樂團體，也競相聘他演奏了。

自此之後，魯賓斯坦蜚聲世界樂壇，成爲國際間的大藝術家。他往返於各大洲之間，每年演出都在一百場以上。由於他經常移動，他在紐約，巴黎，加州海岸都有房子。而他巴黎的那一幢，正是杜賽西遺留下來的，這是他五所房子中最喜愛的一所。直到二次大戰之前，他一直住在那裏，目前則舉家住在加州西海岸的別墅中，與好萊塢相去不遠。

二次大戰爆發後，他再度身受德國的慘禍。先是他波蘭的家屬遭受納粹的殺戮，接着德軍又衝過馬其諾防線，將他趕出了巴黎。他在蒼天大陸不能久留，只有携帶全家移居美國。兩次戰爭的慘酷，嗜狗了人間痛苦的滋味而他的祖國波蘭，又在戰後淪幕。他這時傷感極了，再不忍見人世的顛沛流離。他決定在美國這個和平的國度定居下來，一九四六年，他入了美國籍。(未完待續)